

# 新疆的饅坑是個寶



▲無法抗拒的饅坑肉。

每次回到新疆，安排日程的首要任務就是決定先吃什麼再吃什麼以及在短短數日內將新疆美食吃個遍。

如果非要有所取舍，那美食名單上無法劃去的肯定有饅坑肉一席之地。饅坑肉的豪放讓除了烤全羊以外的其他一切烤肉都顯得靦腆了幾分，大口吃肉說的就是它了。

饅坑肉雖說是起源於南疆喀什的美食，現在於新疆的任何城市都能吃到。正宗的餐廳不論大小，都允許客人挑選任何部位和任意大小的羊排讓師傅烤製。只要饅坑夠大，烤全羊都不是問題。選肉、稱肉、斬肉、醃肉、烤肉，流暢得一氣呵成。耐心靜候半個多小時，當饅坑蓋揭開的那一刻，熱氣與香氣迸出，令人不自覺口水直流三千尺。

新疆本地新鮮又優質的羊肉經過雞蛋、洋蔥（新疆話稱「皮牙子」）、鹽、孜然和胡椒等香料均勻地醃製，碼在饅坑的內壁，在一百三十攝氏度到一百五十攝氏度高溫的燜烤下，很快就上了色、脆了皮。出饅坑時再撒一把孜然一把辣椒麵，就是猛烈的舌尖上的誘惑。

除了能烤各式饅和肉，烤包子也是饅坑美食最得意的代表作。新疆烤包子按個頭分有兩種，和田烤包子和普通烤包子。前者是只有和田地區才能吃到的特色美食，個頭大得驚人，包底厚硬，肉餡滿溢，一個管飽。普通烤包子的個頭都差不多，皮薄而脆又不失韌勁。小心地咬開一個小口，是飽含肉汁的肥瘦相間的羊肉丁和已經軟化的皮牙子，流油更留香。吃的間隙喝一口濃郁滾燙的磚茶，保證一試難忘。

在新疆美食的不斷發展中，最近流行起了饅坑烤魚這種原本讓人以為是「噱頭」的網紅美食，竟意外的美味，饅坑真是個寶。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 錢德勒和他的朋友們

日前，美劇《老友記》中錢德勒的扮演者馬修·派瑞去世。網絡哀悼讓這部老劇再受關注。說再受關注，或許不確切。就像有的書從暢銷書變為「常銷書」，開播於一九九四年的《老友記》也是一部「常銷劇」。我不是該劇最早的一批中國觀眾，第一次看已是二〇〇三年。這個年份記得如此準確，是因為當時北京正鬧非典。我宅在屋裏尋找消磨時間的辦法，邂逅了《老友記》。

二十年來，我多次點開《老友記》的某一季，看到哪兒算哪兒，彷彿一場沒有目的的散步，卻總能令心緒放鬆下來。這大概是因為《老友記》確實是部「暖劇」。第一集有個片段，富家女瑞秋從婚禮上逃跑，投奔中學好友莫妮卡，下決心以後自力更生。在朋友們的鼓勵下，瑞秋剪掉了父親給她的信用卡。此時莫妮卡告訴瑞秋：「歡迎來到現實世界，它很糟糕，但你會喜歡的！」這句開篇宣言般的話隱喻地告訴觀眾，只要友情在場，現實世界的糟糕並不可怕，娜拉無需為「出走之後怎樣」的問題擔憂。

不少網友說《老友記》中最打動人的角色是錢德勒，我深以為然。如果把《老友記》裏六人的情誼畫成一張網，居於中心節點的只能是錢德勒。他是喬伊的室友、羅斯的大學同學，而羅斯是莫妮卡的哥哥，菲比是莫妮卡的前室友，錢德勒最後還和莫妮卡成了一家子，若把劇名改為「錢德勒和他朋友們」，也不違和。

而且，錢德勒最符合「普通人」的人設。原生家庭給他帶來嚴重的心理創傷。他靠自己的努力打拚，在事業上小有成就。對待朋友，他付出以

體諒為基礎的善意；對待人生，則報以恪守底線的真誠。外表玩世不恭，似乎一切皆可玩笑，內心卻敏感脆弱，面對親密關係，常常束手無策。在這個人物身上，觀眾既能看到自己全部或部分的投影，又能獲得某種釋然，又怎會不深深共情而無法忘懷呢？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樂觀主義的冷漠

在一七五九年，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寫了一部諷刺小說《憨第德》。在故事裏，主角憨第德有一位名叫邦葛羅斯的導師，他擅長於形上學、神學兼宇宙學，更是一名徹頭徹尾的樂觀主義者。哪怕大地震發生，並導致近三萬人被困瓦礫，邦葛羅斯還是安慰倖存者說：「對去任何世界而言，這樣子生活是最好的」。

邦葛羅斯的樂觀主義，沒有安慰到任何一個倖存者，而這又讓我想起柳宗元的一篇文章，題為《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進士王參元失火，柳宗元竟然寫了一封賀書？正是！

柳宗元寫道，他接到了一個通知，知道進士王參元「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柳宗元知道別人遇火災，燒到家裏一點也不剩，卻在吃了一驚以後，從疑惑到大喜，並且決定將慰問改為道賀。何解呢？

在此，他還煞有介事地多說了一次：如果你的家真的燒得清光，真的一點也不剩的話，「乃吾所以尤賀者也」，意即他更要格外的向他道賀。究竟，這是什麼道理呢？難道柳宗元與王參元有仇？非也。

柳宗元之後有所解釋，而其主軸是：「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慳，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

這段說話的意思，大概是盛與衰是互相倚伏的，來去沒有一定，而當人將有大作為之前，往往先要遭到厄難，如有大水、大火之禍，或小人的怨恨，但在經歷勞苦變動之後，最後就會有光明。

柳宗元說，古人都是這樣的。但我想，難道王參元可以因此道賀而得到安慰嗎？這正如《憨第德》裏的邦

葛羅斯也無法以樂觀主義去安慰到地震倖存者一般。

所以，樂觀主義是錯的嗎？也不是。樂觀主義可以是個人選擇的處世態度，只是它不適用於安慰別人，尤其在別人面對苦難之時，樂觀主義式的安慰，有時候格外叫人感到冷漠、無情。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 《乒乓男兒》

乒乓球是一項既普及而又具競爭性的體育項目。它不需要偌大的場地便可進行；運動員只需輕便服裝；男子和女子的體能及技術要求相若。乒乓球運動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球拍和球拍，兩者都可以因應活動性質而作出調整，正是豐儉由人。由是，該項運動從小學生至成年人都可參與，但是箇中技術易學難精，若想在各類比賽得到榮譽，運動員付出的血汗必不可少。乒乓球能否與表演藝術結合？這是一個有趣的設想。

本月初，新蒲崗的一個黑盒劇場

舉行了「演讀劇場」《乒乓男兒》。顧名思義，「演讀劇場」是由演員拿着劇本演戲，從而將並未完全成熟的新劇與觀眾分享。製作單位和主創人員不用承擔太大包袱，主要期望吸取觀眾意見，從而令新劇得到改進才正式公演。雖說並非具規模的製作，但我見《乒》劇在編導演各方面都有充分準備，現場表演效果不俗。

既是「演讀劇場」，歸根究底仍看劇本是否具備再進一步成為舞台演出。鄒榕鈞撰寫的劇本以四位參與乒乓球運動的大學生及其女教練為主

軸角色，四個大學生分為不同年級和打球年資，角色個性明顯，對於乒乓球的熱愛程度卻有別。全劇篇幅約一百分鐘，主要場次都在描述各人在不同情況之下作賽，以及四人關係的交錯連接。

劇本以角色對話和客觀描述建構而成。編劇展現角色在場景對賽，讓角色細緻述說打球的技巧，以至直述角色的心理狀態。如此筆法，顯示編劇對乒乓球運動非常熟悉，能以語言表達出一場比賽的面貌，就像武俠小說的作者能夠呈現比武招式，讓讀者

或觀眾看得眉飛色舞。然而，舞台劇本着重可演性和戲劇性，編劇若能再構想一些枝節事件，以及細緻發掘角色之間的矛盾，例如過氣校隊成員與現役港隊成員比賽之後延申的衝突，那麼全劇的可看性便可提升。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第四代環保高胡面世

本欄上周評述何占豪大師以九秩開一之齡指揮《梁祝》，大師與作為弟子的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台上對談固然驚喜，但其實還有驚喜。

香港中樂團自家研發的環保胡琴系列，以可再生聚脂纖維膜取代蟒蛇皮，既環保，也統一音量和音色，亦免責於愛護動物人士。自二〇〇五年研發出第一代環保高胡，四年後應用在全五組胡琴聲部，揚威歐美。二〇一二年更獲國家頒發「第四屆文化部創新獎」，是香港藝團的第一次。

在樂團「樂器研究改革主任」阮仕春及樂團上下繼續努力下，環保琴繼

續出台，進一步優化結構、音色，二〇一九年第三代出台後，經過四年研製，第四代環保高胡面世，第一音就在閻惠昌指揮下由高胡聲部拉出，然後獨奏的一把由張重雪在《梁祝》拉奏（見附圖）。

還記得年前在大會堂聽張重雪獨奏《梁祝》時，出場時手執兩把高胡。阮仕春解釋說：「那是因為原曲是為小



後獨奏可以「單刀赴會」。

阮仕春續說：「環保琴桿由空心纖維桿取代，琴筒內空氣與琴桿相通，形成橫豎兩共鳴箱。使震動體的體積增

大一倍，因此音量大而高音區清晰穿透力強，配合新研發的鼎式千斤，可以瞬間移調演奏。由於音色音量在各音區能夠平衡，方便演奏者神乎其技的演出。」

內地愛樂者有幸很快聽到第四代環保高胡的聲音，香港中樂團由本月19日從深圳開始，之後在上海、西安、濟南巡演。

期待香港中樂團其他胡琴聲部全面進入第四代。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 「雙十一」焦慮

每年「雙十一」之前，總有同事在淘寶上「貨比N家」做了大量省錢攻略，不但選好了自己要的商品，還計算好了各種各樣的優惠，務求「收益最大化」，其狀態用「躍躍欲試」來形容已經不足以表示其興奮，似乎用「整裝待發」更為合適。

我也有過擔心，商家會不會先提價再打折：看上去打完折之後應該更便宜的價格，往往比原價更貴——這是香港不少無良商舖，甚至大型連鎖超市常用的手段——我的同事則一臉嫌棄地告訴我，如今在淘寶上，只要你將某樣商品加入購物車，你就可以看到價格旁邊有個「價格波動」的按鈕，點進去你就可以看到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件商品的價格變化。我瞪大了眼睛，「這麼貼心的嗎？」隨便點進去一看，一個客廳掛鐘今年九月十八日上架，標價為三百七十八元人民幣，十月三日降價到三百六十三元，而雙十一當天則降價到了二百七十九元！同事說，當然這也避免不了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一些商家在雙十一之前把商品徹底下

# 「來一杯玻璃」

坦白講，對於我這個沒有實現財務自由的人，有時候在餐廳吃飯，被服務員詢問「再來一杯××茶」或者「××飲料需要嗎」，總是怕被瞧不起，便每次都回覆「可以」，事後又心疼錢花得不該。

最近去一家新開餐廳，一位素質很高的服務員在我點完餐後見沒有要茶水的意，她並沒有像其他服務員一樣專揀價格不菲的飲料推薦，而是很自然地問了一句：「給您來一杯玻璃可以嗎？」剛開始我沒明白過來，停頓幾秒，才恍然想到「來一杯玻璃」就是「來一杯白開水」呀！不要錢的白開水倒在玻璃杯裏像什麼都沒有一樣，不就是「玻璃」嗎？這是對方考慮直接說白開水會讓客人失了面，用「玻璃」代替的變通表達。

工作生活中，還有許多類似換一個說法就能讓對方聽起來更舒服的情況。前幾日於公園散步，遇見兩個園藝工人在修理同一棵光禿禿的樹，其中一個問「它死了嗎？」

另一個回覆他：「你說『它還活着嗎』這多好啊，幹嘛非得說『死』啊！」觀察兩個人，前者愁眉苦臉，後者笑容滿面。大致猜想，前者平時說話肯定得罪了不少人而不受待見，後者則能把不好聽的話轉個彎表達，因此更受大家歡迎。

還有一次出差，一群人中間有一個企業人士，好像擔任着老闆助理的職務，途中他接到同事的電話，聽起來是商量棘手問題。周邊人都豎着耳朵聽，在巴拉巴拉一陣輸出後，只聽他在電話裏問了一句這樣會不會有「後遺症」，我就一下從心底生出佩服感。他可能想表達的是「隱患」「暴雷」「資金斷裂」等此類詞語，但當時有人在旁的情況下，「後遺症」是多準確又恰當的一個用詞啊。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一見報

學海無涯，歷練艱辛，在生計與情懷之間找到平衡也不容易。

出差美國，路過香港，有幸結識了幾位新近入職當高校年輕人的年輕人。他們都出生於內地，留學美國，在名校獲得東亞研究（主攻中國文學）博士學位後「海歸」香港。香港高校近年來密集招聘教師當然出於人員需求，而這些新鮮出爐的博士們應聘香港也有個人考量。

美國高校帶有終身教職的長期崗位近年來越來越少。但從內地赴美攻讀博士，從文學、歷史、社會學領域畢業的文科生越來越多。本就僧多粥少，再加上「同質」PK，脫穎而出難，留在美國的機會就更少。要「海歸」內地，則要和國內畢業的大批博士競爭，論工作經驗和當地人脈未必有優勢。何況內地高校年輕教師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內卷」厲害，待遇卻可能達不到海歸博士的預期。相形之下，香港高校待遇較高，氛圍較寬鬆，和在美工作相比，又有離家較近，能滿足親情需求的優勢，香港有崗位他們自然樂意接受。

不過，在香港高校工作的壓力也不小。除了常規的教學、科研任務，衡量教師業績的一大標準是申請政府提供的學術資金，聽說有因為三、四年間申請資金一直不成功而不幸無法留任的例子。其實，在美國高校任教又何嘗不辛苦。至少在獲得終身教職前，年輕教師要教好課，要多發表學術著作，還要在服務方面表現出對本系、本校的忠誠和貢獻。美國高校終身教職的評估標準相對透明，流程相對規範，能給人以公平、公正的印象。但各校、各系情況不同，也有爭議頗大，甚至訴諸法律、對簿公堂的個案。

學海無涯，歷練艱辛，在生計與情懷之間找到平衡也不容易。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責任編輯：邵靜怡